

舊

唐

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

舊唐書

四部叢刊史部

刻舊唐書叙

書以紀事謏聞爲贖事以著代間逸則遺是故史氏之
書與天地相爲始終六經相爲表裡疑信並傳闕文不
飾以紀事實以昭世代故六經道明萬世宗仰非徒文
藝之誇誕而已也尚書壁存典訓不斃魯史麟絕杞宋
失徵繼而有作其惟司馬氏及小司馬以迨班范諸家
八書十志經緯天人八志十典紘維政事藏山刊石繁
紹聖經歷漢躋隋炳發靈憲是故王教之要國典之源
代有徵考若覩蒼蔡李唐嗣興萬目畢舉其經畫之精
詳維持之愼密雖未上躋周軌亦足並驟漢疆晉史臣

劉昫氏者爰集館寮博稽載典纂脩二十一本紀首高
祖以迄哀帝而汶哲具昭旁脩十一志始禮儀以終刑
法而巨細畢舉列傳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內以紀后妃
之淑慝外以悉文武之臧否宗室族屬互以時叙外戚
宦官各以類別良吏酷吏鑒戒具昭忠義孝友褒論悉
當儒學文苑表以著達方伎隱逸兼以察微詳傳列女
以彰婦順分傳蠻狄以立大防卷凡二百一十有四統
名之曰唐書識博學宏才優義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
秦隋以下罕有其儷固後世之刑鑒具在也有宋迭興
分職書局載輯唐鑑於祖禹繼纂唐書於昌朝王宋諸

賢相繼彙輯復成一代之新書遂亡劉氏之舊帙詮謬
司文學徧歷輔畿爰校六經兼讎諸史始知漢晉以迄
宋元皆有監本司成甬川張公嘗奉

旨校勘總爲二十一史刊證謬訛粲然明備惟劉氏唐書
鬱絕不傳無所考覓積集再期酷志刊復苦無善本莫
可繼志竊惟古人有云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
霞高不終踰乎一墮憫哉斯言益用惶怵乃旁謀學屬
博訪諸司間禮儒賢以探往籍更歷三載竟莫有成末
復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
氏長洲賀子隨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

旬月之間二美璧合古訓有獲私喜無涯乃督同蘇庠
嚴爲校刻司訓沈子獨肩斯任効勤四載書幸成編匱
直千金刻未竟業石江歐陽公聞而助以厚鎰午山馮
子西郭陳子以迨郡邑諸長貳咸力輔以終事數百年
之闕典於是乎始有可稽矣物之成毀信各有數是書
之成夫豈偶哉肇工於嘉靖乙未卒刻於嘉靖戊戌珠
璣璀璨亥豕盡刊玉薤精嚴塵葉罔翳煥新一代之舊
文遐續百王之訓典追配諸史允備全書因布多方以
惠多士餘姚聞人詮叙

舊唐書重鏤紀勛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
功德固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為
盛朝而玄憲二宗至配貞觀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
章灋度貽謀之善不可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
兢韋述令狐垣此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
至石晉朝始敕中書劉昫等因垣舊文增為百九十卷
然後有唐事跡悉載無遺而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
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于是矣柰
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觀

唐書序
唐朝一詔令歷年五百舊書湮沒君子不能無病諸

皇上右文弘道化被四遠由是縉紳士夫咸以修緝典墳為
已任此書故有刻本在吳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御
北江聞人公聞之慨然欲壽諸梓與菁莪共擇可託者
得蘇學司訓沈君有問學幹局良儒師也因授之俾董
厥事且命廣搜殘逸足其卷數及募士出貲佐經費君
鳩工堂西大舍中無啻三十手朱墨讎校不舍晝夜成
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貲不紹白之巡撫大中丞
石江歐陽公公命掌郡事別駕鍾侯助其役未幾府主
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加贊相樂

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午山馮公焉蓋
學政之臺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素貞輩相率扣
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為經書人極立矣十
九朝史官述為史書往事鑒矣去聖既遠後儒蠹經經
不可蠹猶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舊
哉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萬
里其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至光焰萬丈者
郎舍相踵既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
書其難如此忽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群公雲萃留神
盛舉蓋匪創則無以始弗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間經畫

唐書序
尤艱其任此殆至寶將出之幸會其數天也偉矣哉惜
予耄矣而不能卒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觀以否所謂前
朝國勢先賢行事故黎命脉班班具存推之於政古今
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是圖將來挾以為

國家用吾知事業發揮必當煒燁崢嶸勝常而不凡也詎
止以資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號春波嘉
禾望族學通譬經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胄監屈就
今官其於斯績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墜係其
承理之功多也因併及云時在

嘉靖十七年秋仲東吳耄生楊循吉謹序

重刊唐書叙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
紀卷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
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
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
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
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叙按唐興令狐德棻
等始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至吳兢合

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
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
緝訖於建中而止而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
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
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
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昀
等始因舊史緒成此書然五代史昀傳不載
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昀特以宰相領

其事邠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擔攘文氣
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
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
嘉祐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
視舊史削六十一傳增傳三百三十有一續撰儀衛
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別撰宰相方鎮及宗
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
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

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
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
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
字奇澀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太略固不若舊
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
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
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
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

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熱引鸛止渴之
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
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
實請辭部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
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
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
詭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
上於史館若是而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

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謬謂順宗實錄繇簡
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闕漏
是非失實者邪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
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
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
在其工拙繇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
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
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為梓行之意也是

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徧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足嘉者因附著之是歲三月望前翰林待詔長洲文徵明叙